

粟香隨筆 上

【清】金武祥 撰
謝永芳 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栗香隨筆 / 謝永芳校點.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506-2644-7

I. ①栗… II. ①謝… III. ①隨筆—作品集—中國
清代 IV. ①I26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09842號

書名	栗香隨筆
著者	(清)金武祥 撰 謝永芳 校點
責任編輯	林日波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製作有限公司
印刷	南通印刷總廠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經濟開發區朝霞路180號,郵編:226300
開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張	34.5
字數	896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644-7
定價	168.00圓(全兩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3-80237871)

整理說明

——兼論《粟香隨筆》的文學文獻價值

金武祥(一八四一——一九二六),原名則仁,字滄生,號粟香,又號菽鄉、一斥山人,江蘇江陰人。早年游幕,繼以捐班於廣東候補,署赤溪直隸廳同知。歷任廣東督糧道、兩廣鹽運使。平生於本家族及地方文獻等搜集整理尤勤。著有《粟香室文稿》、《芙蓉江上草堂詩稿》、《滄生詩草》、《粟香隨筆》、《赤溪雜志》、《灕江雜記》、《陶廬雜憶》、《木蘭書屋試帖》、《律賦》等。編刊有《江陰叢書》、《粟香室叢書》、《霞城唱和集》、《冰泉唱和集》等。另輯鈔有《粟香室叢鈔》一部凡一百三十四冊(藏南京圖書館)。其中,《粟香隨筆》凡五筆,各筆八卷,分別刊成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九年、十三年、十七年及二十年。書仿洪邁《容齋隨筆》而作,“爲抱遺訂墜之資,亦感舊懷人之助”(金武祥《粟香隨筆序》)是其宗旨所在。僅就該書所具有的文學文獻價值而言,主要表現在校勘、輯佚、辨僞等三個方面。這幾個方面常常纏結在一起,也能夠與金武祥的其他一些著述相互對照映襯。當然,跟幾乎所有類似典籍一樣,這幾個方面的價值也是在《粟香隨筆》所載本身不免存在若干文獻學問題的同時體現出來的。

—

《粟香隨筆》搜羅宏富,其中記載了當下未必習見的一些文獻資料中金武祥認為有價值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往往具有非同一般的文獻校勘價值。

《咸同廣陵史稿》不著撰人,原爲揚州陳恒和書林收藏的一部鈔本,記載太平軍前兩次克復揚州史事,由羅爾綱先生一九五三年

搜訪而得，揚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印行。這部史稿的殘缺部分後來又被發現，史料價值也很珍貴（參尹福庭《〈咸同廣陵史稿〉殘缺部分的發現及其價值》，《清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咸同廣陵史稿》卷首載《哀江南三十首》，署“吳下遺黎”作，有作者庚申仲夏自序。《隨筆》卷三所載，言明組詩作者為吳唐林：

張壯武公國梁，廣東高要人。少為大俠。粵亂，全家陷賊中。後即自拔來歸，屢立大功，所向披靡，保衛蘇常，全東南財賦……庚申之變，餉絕援窮，戰死于丹陽之十里牌……吳晉壬太守《哀江南三十首》之一云：“遐邇傳聞涕泗同，大星飛落曲阿東。九重痛惜長城壞，一柱傾頽大局空。野戰岳飛當勁敵，絕援楊業抱孤忠。沈沙折戟懷遺烈，十里牌前吊晚風。”張公歿，而蘇常盡陷，東南糜爛矣。可勝歎哉。

《哀江南》第二十九首云：“淚落新亭滿酒觴，陸沈餘恨感茫茫。表忠未見崇高觀，斬佞何由請上方。時總統張殉難未恤，江督何尚未就逮。珠玉空江聞鬼哭，關河落日黯神傷。可憐草長鶯飛地，盡作西風古戰場。”

所錄第一首為組詩之第九首，其中，“大星”句下，《咸同廣陵史稿》本有注曰“丹陽既潰，張副帥戰沒於南門十里牌”，“痛惜”、“岳飛當勁敵”、“沈沙”、“遺烈”分別作“悼惜”、“岳侯尚勁敵”、“沈河”、“疑地”；後一首中夾注“時總統”云云、“盡作”分別作“張帥尚未欽恤，何督尚未就戮”、“都化”。因為《咸同廣陵史稿》具有非比尋常的史料價值，此條所錄自然也就能夠相應地體現出難得的校勘價值。又，《隨筆》卷二嘗記金武祥、吳唐林二人交往情形：“癸酉寓白門，吳晉壬太守唐林來訪，盤桓旬日，見惠詩扇，并集成語為製楹聯云：‘忽發狂言驚四座，分其餘事了十人。’余贈以詩，有‘六代江山空攬古，十年湖海始逢君’之句。出示詩稿，甚富，當時未及摘選。茲就其所錄示者登之，以志離合之踪云。”據知，《隨筆》卷三此處儘管並

未交代所錄何據，但其文獻的可靠程度應該是非常高的。

又，《隨筆》卷五云：

張南山《詩人徵略》云：世所傳《紅樓夢》賈寶玉，蓋即容若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其詩善言情，又好言愁。有詩云：“幽谷有美人，無言若有思。含顰但斜睇，吁嗟憐者誰。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私心托遠夢，初日照簾帷。”詩中美人即林黛玉耶？又，《無題》起句云：“是誰看月是誰愁。”余爲作出句云：“同我惜花同我病。”兩句中皆有黛玉在。

此條係節略改寫自《國朝詩人徵略》卷九、《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九“性德”條內容。所錄第一首，爲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卷五題爲《擬古四十首》中的第十五首；“幽谷”句、“私心”分別作“美人臨殘月”、“私恨”；“寸心”句下尚有：“浩歌幽蘭曲，援琴終不怡。”張維屏出句中“同我惜花”，《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九作“同我看花”。至於《通志堂集》不載而載於張純修本《飲水詩詞集》的《無題》起句，與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卷四之錄作“共誰看月共誰愁”相較，也能體現出一定的價值。

又，《三筆》卷一云：

（蘭甫京卿）詞亦絕工，有《憶江南館詞稿》。《水龍吟》追和程春海師與吳石華學博登越秀山看月韻云：“詞仙曾駐峰頭，驚吟縹緲聞天際。成連去後，素弦彈折，萬重雲水。碧月仍圓，蒼山不改，舊時烟翠。只長林墜葉，金風過處，都吹作、秋聲起。今夜露臺同坐，對清光、酒顏全洗。珠江滾滾，暗潮消盡，十年前事。疏雨飛來，白雲一角，漲嵐廿里。睽出山回望，燈明佛屋，有閒僧睡。”錄此以見一斑，覺白石、玉田去人未遠。

此條雖然提到陳澧“有《憶江南館詞稿》”，但所錄《水龍吟》實取自許玉彬、沈世良編《粵東詞鈔》。這可能是因為《憶江南館詞》一直要到民國三年纔由陳澧高弟汪兆鏞刊行。兩相對勘，《粵東詞鈔》所錄詞序作：“壬辰九月之望，吾師程春海侍郎與吳石華學博登越秀山看月，同賦此調，都不似人間語，真絕唱也。今閱十五年，兩先生皆化去。余於此夜與青皋、皓庭步月登山，有懷往跡，忽北郭諸峰，雲氣滃然，散為疏雨，笠屐而歸，追次原韻。”《憶江南館詞》則作：“壬辰九月之望，吾師程春海先生與吳石華學博登粵秀山看月，同賦此調，都不似人間語，真絕唱也。今十五年，兩先生皆化去。余於此夜與許青皋、桂皓庭步月登山，徘徊往跡，澹月微雲，增我悵悵，即次原韻。”又，其中“聞天際”、“萬重雲水”、“金風”、“今夜露臺”二句、“疏雨飛來”三句，《憶江南館詞》分別作“來天際”、“百重雲水”、“西風”、“此夜三人對看，倚高寒、紅塵全洗”、“欲問青天，素娥卻似，霧迷三里”。這裏面體現出的，也是一種不能為其他文獻所替代的價值。又，此條中所提到的程恩澤，所作詞為《水龍吟·九月十五夜登越秀山看月次吳石華韻》（些些雲縷都無），載《程侍郎遺集》卷六附《詩餘》；吳蘭修所作詞為《水龍吟·壬辰九月十五夜同儀墨農陪程春海祭酒登越王山看月》（笛聲吹上銀蟾）。後一首，亦載於《栗香三筆》卷一，其中“再休重問”句脫去“重”字，可據宣統三年汪兆鏞校刊《微尚齋叢刻》本吳蘭修《桐花閣詞》校補。

又，《三筆》卷一云：

吾鄉張氏《宛鄰詞選》風行一時。陳蘭甫京卿嘗謂余：“宛鄰所解，大率穿鑿。惟姜白石《疏影》詞謂‘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之句，最為得解。”

張惠言評姜夔《疏影》之語，載其《詞選》卷二：“此章更以二帝之憤發之，故有‘昭君’之句。”又，陳澧《論詞絕句六首》其三“自琢新調白石仙，暗香疏影寫清妍。無端忽觸胡沙感，爭怪經師做鄭箋”尾

注云：“張皋文謂《疏影》詞爲二帝之憤。”又嘗評姜夔《疏影》中“昭君不慣”等句云：“張皋文謂此‘以二帝之憤發之’，皋文論詞多穿鑿，惟此似得之，否則何忽說到‘胡沙’耶？”收入其《白石詞評》。此條所錄可與對讀。

又，《三筆》卷四云：

天津旅店舊傳有高芝仙校書題壁詞，調寄《過秦樓》云：
 “月舊愁新，宵長夢短，今夜如何能睡。燈疑淚暈，酒似心酸，一樣腸斷滋味。獨自背這窗兒，數盡寒更，懶尋鴛被。更空槽馬啣，荒郵人語，嘈嘈盈耳。空歎息、落絮沾泥，飛花墮溷，往事不堪提起。美人紅拂，俠客黃衫，不信當時若此。試問茫茫大千，可有當年，崑崙奇士。提青萍三尺，訪我枇杷花裏。”後跋云：“妾良家女，爲匪人所誘，誤墮風塵，荏苒三年，朝夕惟以眼淚洗面。紛紜人海中，古押衙向何處求也！北平高氏第三女芝仙留題。”

此條所錄高芝仙詞，亦附載於顧文彬《眉綠樓詞·鶯花醉吟》，可相互校勘。其中，“提起”、“若此”、“青萍三尺”，《眉綠樓詞》本分別作“題起”、“如此”、“三尺青萍”。《眉綠樓詞》中有《過秦樓·和津門女子題壁詞》（倚月偷聲）、（撼月驟鈴）二首，似乎可以從一個側面證明所錄《過秦樓》文本的相對可靠性。

又，《五筆》卷二云：

嘉道間，吾常知名之士推吳頡鴻嘉之、莊縉度眉叔、趙中嘉芸酉、周儀顥叔程、陸容新芙、徐廷華子麟、汪士進逸雲爲“毗陵後七才子”。……

陸祁生先生詩云：“屈指江鄉七才子，詩名一昔走春雷。翻愁五鳳樓成後，壓倒難兄百寶臺。”爲前輩稱重如此。

此條所錄陸繼輅詩，爲《崇百藥齋文集》卷一二題作《平梁歲晚寄懷鄉里之作》三十二首中的第十三首。“屈指”句下有注：“里中少年吳嘉之、趙芸友、周叔澄、汪逸雲、莊梅叔、湯子欽、家侄容卿結社賦詩，時稱‘小七子’。”詩末又有注：“叔澄，伯恬弟也。”“小七子”，乃是承《清史稿·趙翼傳》所謂“毗陵七子”——洪亮吉、孫星衍、趙懷玉、黃景仁、楊倫、呂星垣、徐書受而來。此條及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二三《人物·文學》所謂“毗陵後七才子”，與陸繼輅詩注中所云“小七子”的人員構成稍有不同，可資考訂。

又，《五筆》卷五云：

余所輯《冰泉唱和集》，海內勝流題詞、屬和者凡百餘家。既彙梓總集矣，甲午重來粵東，越華院長葉蘭臺部郎衍蘭和詞二首，謂“初成《陌上花》一闕，偶憶昔時惠山品泉之樂，再填《憶舊游》一闕。兩首中詞意有相同者，不可并刻”云。余既將《憶舊游》刻入集中，而初成之詞，亦復清超綿邈，未忍割愛。因分刻於此，以志雅誼。詞云：“林巒路曲，詩仙何在、宦游前度。玉甃苔花，青到斷無人處。漫亭雅繼風流會，嘯傲壺觴儔侶。更詞箋鬥擘，井華同唱，柳屯田句。 恁秋蕪遍踏，舊題銘字，待向石闌重補。細酌清冷，證取素心如許。夕陽瘦映禪關靜，淡寫大雲烟樹。料山靈，定訝逍遙琴鶴，笑携樽俎。”……皆切合人地，故情韻尤勝也。

所錄《憶舊游》中“詞箋”、“柳屯田句”、“笑携”，葉衍蘭《秋夢庵詞再續》分別作“蠻箋”、“柳家詞句”、“再携”。又，《秋夢庵詞再續》中《陌上花》詞題云：“題金滄生同轉武祥《冰泉唱和集》後。粵西梧州城外有冰井寺，井爲元次山所鑿，寺依大雲山麓，即漫亭故址也。滄生監鹺其地，時偕賓客游咏。井舊有次山銘石，已佚。倩芙生補書重刊，並刻《冰泉唱和集》屬題，譜此應之。”《憶舊游》詞題云：“前詞成後，偶憶從前惠山品泉之樂，再填此解。”又，金武祥《陶廬續憶補咏》：“漫亭感附次山

傳，卅二銘詞姓氏鐫。留得冰心堪共證，一編唱和有冰泉。”詩後亦有評云：“葉衍蘭舊評云：僕題《憶舊游》、《陌上花》詞二闕，先生有鴻爪之印，鄙人附驥尾以傳，皆可於此編徵之。”《陶廬續憶補咏》：“兩闕新詞和冰井，幾回耆舊訪番禺。最憐秋夢風流甚，贈我秦淮八艷圖。”注曰：“番禺葉蘭臺太史衍蘭晚歲家居，主越華書院講席。著有《秋夢庵詞》四卷。工詩畫，精音律。時與爲文酒之會。嘗評余詩詞稿，并題《冰泉集·憶舊游》、《陌上花》兩闕。復以所刻《秦淮八艷圖》爲贈焉。”這些，也都可以與此條中“初成《陌上花》”云云對勘對讀。

二

金武祥有一定的文獻輯佚意識。如《五筆》卷五即云：

古人隨意成詩，多不存稿，後人輯錄之，每編集外詩。余見孫淵如觀察《題吟梅六浮閣觀梅圖嘉慶癸酉天中節》詩云：“已結吾廬傍虎邱，不曾鄧尉放扁舟。梅花萬樹三層閣，惆悵披圖作卧游。吳下友人邀飲，率流連山塘，有游山之約者甚少，亦不能免俗也。”陸祁生大令《題李義山集》云：“蒼茫掩卷獨傷神，識曲由來貴聽真。那得金環憶前事，作詩人作讀詩人。”李申耆大令《題華君琴樵圖》云：“荷樵人即撫琴人，妙繪參差遇以神。意在意行機不滯，我心我耳聽方真。高山流水句中句，繾綣勞形身外身。只是空林成獨往，岡浪問答自相親。”皆原集所未載。古人佚詩如此類者，蓋不少也。

以“多不存稿”爲出現集外詩種種原因之一，所錄孫星衍、陸繼輅、李兆洛三詩，確實未見於三人現存作品集中。

事實上，《粟香隨筆》不經意間記載下來的資料，也有可能成爲文獻輯佚之源，儘管金武祥自己並未明確指示，甚至於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如《隨筆》卷二云：

余于役潮陽，見署旁有黃老相公祠，香火甚盛。讀壁間碑，乃知諱安，字定公，號石齋，上元人。崇禎末，潮陽令孟公聘爲幕客。甲申之變，先生北望慟哭，投署西偏井中死之。忠義大節，固宜廟食此邦。後陳子厚太守持贈《古井遺忠錄》，蓋太守令潮陽時，以傳記、題詞彙刻一冊也。山陰汪君芙生詩云：“心斷寒泉古甕中，流傳片碣表遺忠。九京自殉先皇帝，千載人呼老相公。”“青谿嗚咽白門遙，何日魂歸大小招。埋骨他鄉應不恨，孝陵回首柏蕭蕭。”“勝國遺踪風水湄，扁舟訪古定何時。傷心琢玉軒前路，別有天潢小裔碑。在普寧縣。”

此條所錄“汪君芙生詩”，汪琬《隨山館猥稿》卷五題作《黃老相公祠四首》，有序云：“黃定公，上元諸生，明崇禎末客潮陽。甲申之變，赴縣解井中死。後人於井旁立廟祀之，曰黃老相公祠。”其中，第一、三首爲組詩之第一、四首。《隨山館猥稿》此組詩中的第二、三首，原分別爲：“青衫白髮老諸生，可是寒儒一死輕。六等爰書九雲服，有人辛苦作公卿。”“漳浦尚書老致身，黃忠端公道周。上元進士亦遷神。黃進士周星，明亡後赴水死。只應一代忠貞錄，江夏門中大有人。”此條所載第二首“青谿嗚咽”云云，並不在汪氏組詩之列，當係誤錄。當然，需要辨明真僞的這首詩，如果從另外的角度看，未嘗不可以同時成爲別一則輯佚材料。可見，輯佚乃至辨僞綫索，有時是可以通過細密的校勘獲得的。

又，《三筆》卷四云：

國朝弈藝，遠軼前代。康熙時，海寧范西屏世勳著有《桃花泉弈譜》。近時善弈者，推江都周小松鼎。同治壬申，刻有《餐菊軒棋評》，自序云……

又跋云：“潘星鑑、任渭南、金秋林、申梅溪四君，余未及見。同時對手，武進董君六泉文毅齒最長，海寧陳君子仙毓性年最少，知名亦最早，均先後下世。獨弦哀張，撫局隕涕。”云

云。此外對局者，楚桐隱、黃曉江、李湛源、周星垣、施省三、沈介之、李崑瑜、賴秀山、程德堂、釋秋航又十人。

此條中“潘星鑑”原作“潘星譽”，可據《餐菊軒棋評》第一、第二局棋譜校改。《餐菊軒棋評》未見跋，僅見著者附記二則。其一，於第十六局記云：“同時對手，六泉先生齒最長。道光丙午，由揚客游甘肅，余與分手，後遂不復相見。聞其投謁定制軍，幾至不遇。幸晉見後，定公念舊甚篤，資送頗豐。然歸不數年，清貧如故。易簀之日，四壁蕭條。撫覽遺局，爲之泫然。小松。”其二，於第二十七局記云：“同時對手，子仙年最少，知名亦最早。余長之不及十年，少時即與劇棋，不下百數十局，今都無存者。庚午，同客皖上，重得交手。蓋別已二十年矣，相聚甚歡。辛未，各以事歸省。比余重來，方日盼其至，乃竟以滯下疾，於是秋下世，年未五十，惜哉！獨弦哀張，撫局隕涕。小松。”

又，《四筆》卷二云：

《老學庵筆記》云：“葉相夢錫，嘗守常州。民有比屋居者，忽作高屋，屋山覆蓋鄰家。鄰家訟之，謂他日且占地。葉判曰：‘東家屋被西家蓋，子細思量無利害。他時拆屋別陳詞，如今且以壁爲界。’”

葉衡此絕句載於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二，《全宋詩》未見收錄。又，可以附帶提及的是，宋人善雅謔，與判詞有關的詩詞並非僅此一例，是否收錄，需要辨別。如《綠窗新話》卷上亦載有“蘇守判和尚犯奸”《踏莎行》（這個禿奴）一首。唐圭璋編《全宋詞》據《事林廣記》癸集卷一三錄之，但有注曰：“案：《事林廣記》所載，多出傳會或虛構，此首未必爲蘇軾作。”

又，《四筆》卷七云：

余游嶺南十餘年，交游中品學最優者，爲汪君笑生。近數年，在省過從尤密，道義文字，相契益深。余去歲沿檄，赤溪握別時，均以爲會晤不遠，書問往返，猶各以詩詞相質。乃於今年二月初三日，遽歸道山。知己之悲，獨學之懼，爲愴然者累日。朋好挽聯，多有佳者，錄之亦可見其生平焉。陶心雲孝廉云：“容甫畢生惟述學，鈍翁垂老益工詩。”文芸閣太史云：“抗心古淡，處世元同，平生自署無聞子；談藝十年，論交兩世，後死應題有道碑。”吳孟棻明經云：“嶺表來游，與誰論唐宋詩心，齊梁文體；南中流寓，猶得見容齋隨筆，笠澤叢書。”葉蘭臺部郎云：“綺歲記聯吟，華嶽潯陽同勁敵；騷壇難振響，詞箋賦筆總傷神。”陶子正孝廉云：“遺集邁西泠，差喜及身能自定；豪情空北海，傷心先友已無多。”陳子厚太守云：“桃花潭水冷，叢桂小山空。”胡衡齋大令云：“太息聞人，不登上壽；每懷良友，輒誦遺文。”王子展刺史云：“記曾廿載周旋，論治觀人，有元方康成之感；自有千秋盛業，文格書品，在聖徵元穎之間。”余亦撰聯云：“有經世才，但將名士稱君，測君猶淺；抱知己痛，曾以循吏目我，問我何堪。”上聯之意，君實不愧，諸人均未道及也。

後來，吳恭亨《對聯話》卷八據以選錄上述文廷式、葉衍蘭、王存善、金武祥等四人所撰挽聯，其中，王氏聯中“有元方康成之感”作“餘元方康成之感”。可以肯定，至少葉衍蘭一聯爲佚作。

文獻輯佚有時又是同辨僞聯繫在一起的。如《五筆》卷七云：

湯芷卿嵯尹用中以道光己亥舉人就兩淮鹽官，有《養不知齋詩稿》，經燹不存。嘗乞其從叔雨生都督繪《采石酌詩圖》，自題七古云：“謫仙已作騎鯨游，青山屹立雲悠悠。江流拍天日東注，惟有明月依舊懸高樓。樓高百尺豁四面，江光嵐翠平檻收。岩花灼灼含宿雨，長松落落盤清秋。有時天風卷虛籟，仿佛尚有詩魂留。奈何行客不自量，爭來憑吊哦淫謳。吳歌

嚶嚶雜巴唱，江神塞耳山靈羞。我因多累別鄉里，忽復過此乘扁舟。風利只尺不得泊，捫衣瞻拜無因由。一尊滿注對江揖，青天恍惚垂吟眸。曠懷如公不免死，苦吟亟亟將安求。杜陵賀監久寂寞，九原難起韓荊州。安期羨門亦虛誕，不如浩蕩隨鳬鷗。我願銀濤澈底化為酒，枕磯便當眠糟邱。興來樓下捉明月，定與醉魄同沈浮。縱不能手挽長戈搗白日，足攝飛鳥凌滄洲。會當遍酌此江水，一洗萬古詩人愁。”

梁秀華《湯貽汾款〈采石酹詩圖〉淺考》（《東方博物》二〇〇六年第四期）一文提出，上錄此詩乃徐廷華而非湯用中所作，屬於“他在《采石酹詩圖》兩跋中的三首詩”之一。徐氏另題五律二首為：“昔讀烏棲曲，今過采石祠。因公頻掩淚，此意有誰知。雲入衆峰冥，帆行遠岸遲。回看江上月，何似照峨眉。”“一代憐才者，傷心日暮雲。至今懷杜老，令我愴離群。落落數知己，天涯共夕曛。好將浣花意，尊酒細重論。”可參。

三

金武祥也有一定的文獻辨偽意識。如《五筆》卷五即云：

黃韻甫《詞綜續編》、姚梅伯《駢文類苑》，皆為近時總集善本，而黃選荆摺《百字令》全襲張于湖，姚選車文《黃河賦》中段襲郭璞《江賦》。不知當日作者何心，選家復鈔而錄之，不可解也。

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卷一收荆摺詞二首，一為《搗練子·花月詞用秦少游韻》（香細細），一為《念奴嬌·過洞庭》（洞庭青草），後者確實是張孝祥詞誤題。這一細微考辨結論，對於後來《全宋詞》的編纂應該是有幫助的。如《全宋詞》於張孝祥此詞下即有按語云：“案：此首黃燮清《國朝詞綜續編》卷一誤作清人荆摺詞。”

其實，《栗香隨筆》在進行辨偽的同時，其記載本身亦為後來者提供了可以作文獻辨偽的對象材料。如《隨筆》卷七云：

《擊筑餘音》，明末王築夫撰。其開首絕句云：“譜得新詞嘆古今，悲歌擊筑動餘音。莫嫌變徵聲淒咽，要識孤臣一片心。”結尾亦有絕句云：“世事浮雲變古今，當筵慷慨奏商音。宮槐葉落秋風起，凝碧池頭賦此心。”作歌後，遂不食而死。

王築夫，名思任，字季重，山陰人。萬曆乙未進士，出為興平、當塗、青浦三縣。監國守越，起為正詹禮部右侍郎。事已不可為，自號“采薇子”，架一廬曰“孤竹庵”，不食七日而死。性疏放，好謔浪。嘗製奕律，避兵猶負一棋局以往。為詩才情爛漫，入鬼入魔。有句云：“地懶無文章，天愚多暗雲。”其險怪多類此。

施蟄存《關於王謔庵》一文即全文引錄此二條，並謂：“這兩條記錄得奇怪。《擊筑餘音》一向傳為歸玄恭或熊開元所著，兩詩亦具在，從來沒有‘王築夫撰’之說。又王思任另外有一個‘王築夫’的名字，亦不見其他書志，不知金氏何所依據也。意或熊開元曾號檠庵，金氏遂誤為謔庵乎？”也因此，以上所錄中，“餘音”，鈔本《擊筑餘音》作“知音”，趙詒琛校定本《萬古愁》作“哀音”；“淒咽”，鈔本作“淒切”；“商音”，鈔本、趙本作“清音”；“葉落”，趙本作“落葉”；“秋風起”，鈔本作“秋風冷”；“賦（鈔本《勞久雜記》卷二作識）此心”，鈔本、趙本作“共此心”（參劉大白《白屋說詩·〈萬古愁〉底作者問題》）。“為詩才情爛漫”諸句，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作“季重為詩，才情爛漫，無復持擇，入鬼入魔，惡道岔出。如《天長道中》云：‘地懶無文章，天愚多暗雲。’《雨泊》云：‘春霖篷翕蝶，江浪舵餐豬。’《快雨》云：‘荷靜香催嚏，樓疏氣破籠。’……此皆胡釘鉸、張打油之所不為也。季重頗負時名，自建旗鼓，鍾、譚之外又一旁派也。余痛加芟薙，仍標舉之如此”，也就可以相應地具備一定的校勘等

價值。

又，《五筆》卷二云：

和工部《秋興八首》原韻，錢牧齋集中最多。筱沅中丞伉儷均有和韻，《灌香草堂稿》中又附有令子之駿《集唐和秋興韻》，則尤因難見巧矣。詩云：“白下烏啼霜滿林杜牧，秋來景物倍森森李順。吳宮花草埋幽徑李白，蕭寺樓臺對夕陰劉滄。風約亂雲歸隴首釋道潛，角催明月出波心李順。此時愁望情何限杜牧，紅樹孤村遙夜碁白居易。”“江燕雙雙五兩斜溫庭筠，釣綸茭棹寄年華溫庭筠。中霄草木春霑澤杜牧，滄海星辰夜掛槎顧瑛。四面雲山誰作主朱灣，滿天明月卧吹笳李白。相思不見又經歲劉滄，坐聽蕭蕭蘆荻花白居易。”“城郭蕭條隱夕暉劉滄，洞庭橘柚早霜微李順。搗衣碁上江流急顧瑛，長笛聲中海月飛李白。漢苑薜蘿秋已老韓偓，楚天雲雨意多違朱灣。故鄉自此扁舟去顧瑛，碧水鱸魚墜釣肥岑參。”“十載江城亂弈棋張籍，北風吹雁數聲悲李商隱。但將醕酎酬佳節杜牧，自古文章論及時高啓。庭樹不知人去盡岑參，塞鴻偏傍月飛馳柳中庸。年來胡騎紛紛在鄭谷，九日尊前有所思李商隱。”“林缺青分隔岸山王維，樓臺終日翠微間李嶠。眼中歷盡三千界錢起，枕上斜看百二關李遠。一水碧羅裁繚繞劉滄，萬峰蒼玉刻孱顏元稹。幾人圖在凌烟閣張翥，漫道官趨鴛鴦班鄭谷。”“芳草斜陽古渡頭羅隱，片帆長挂海門秋郎士元。渠通故道魚龍靜皇甫冉，木落空山狼虎愁李億。別浦暝時迷遠樹李嘉祐，荒烟斷處見飛鷗韋莊。忘機漸喜逢人少杜牧，暗算郵程隔數州趙嘏。”“昨聞濟北奏奇功張籍，蠻觸交爭蝸角中杜牧。牧馬悲嘶昏夜月譚用之，旌旗夾道捲秋風于良史。隴頭宿霧全翻黑戎昱，江上殘霞幾縷紅李咸用。不可久留豺虎亂杜甫，桃源一棹訪漁翁王維。”“湘流九曲望逶迤劉長卿，木落蕭蕭水下陂盧綸。明月好同三徑夜白居易，飛花猶繞萬年枝錢起。黔中波浪連天湧李白，塞上軍書旁午移

許渾。莫怪臨風倍惆悵，溫庭筠，紫宸高處曉星垂楊當。”

茲將各首情形辨析如下：其一，釋道潛《夜泊淮上復寄逢原》：“風約亂雲歸隴首，角催明月出波心。”釋道潛為宋詩僧，“角催”句注出李順誤。權德輿《秋閨月》：“此時愁望知何極，萬里秋天同一色。”“此時”句並注出杜牧均有誤。方干《桐廬江閣》：“白雲野寺凌晨磬，紅樹孤村遙夜砧。”“紅樹”句注出白居易誤。題杜牧、李順詩句不詳出處。其二，顧瑛《趙子期尚書于省幕創軒曰小瀛洲題詩要余與明德同賦》：“中天草木春沾澤，滄海星辰夜挂槎。”顧瑛為元人，“中霄”句並注出杜牧均有誤。張憲《贈張帥》：“蔽日浮雲行按劍，滿天明月卧吹簫。”張憲元人，“滿天”句注出李白誤。題白居易詩句不詳出處。其三，題劉滄、李順、顧瑛、韓偓、朱灣、顧瑛、岑參詩句均未詳出處。其四，李益《送賈校書東歸寄振上人》：“北風吹雁數聲悲，況指前林是別時。”“北風”句注出李商隱誤。杜牧《早雁》：“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回。”“年來”句並注出鄭谷均有誤。題張籍、高啓、柳中庸詩句均未詳出處。其五，倪瓚《與伯雨登溪山勝概樓》：“風迴綠卷平堤水，林缺青分隔岸山。”倪瓚為元人，“林缺”句注出王維誤。王安石《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一水碧羅裁繚繞，萬峰蒼玉刻孱顏。”王安石為宋人，“萬峰”句注出元稹誤。題李嶠、錢起、劉滄、張蠙、鄭谷詩句均未詳出處。其六，司空圖《光啓四年春戊申一作歸王官次年作》：“忘機漸喜逢人少，覽鏡空憐待鶴疏。”“忘機”句注出杜牧誤。題羅隱、郎士元、皇甫冉、李億、李嘉祐、韋莊、趙嘏詩句均未詳出處。其七，白居易《禽蟲十二章》其七：“螭蜥殺敵蚊巢上，蠻觸交爭蝸角中。”“蠻觸”句注出杜牧誤。題張籍、譚用之、于良史、戎昱、李咸用、王維詩句均未詳出處。其八，題劉長卿、盧綸、錢起、李白、許渾、楊當詩句均未詳出處。總案：臺灣《湖南文史》一九六九年十月五日斌父《秋興集句詩》全文引錄任氏以上八首集句詩，並云：“杜甫《秋興》八首，為千古絕唱，歷代和者不絕，而以清初侯朝宗與錢牧齋二人最為擅長，然只步韻而已。其

最難工者如任之駿集唐人詩句和《秋興》詩韻，集律已難，而步韻尤難，所謂空前絕後，誠為千古奇才，非親歷其境者不能知也。”（周淵龍、周為《文字遊戲》引）不過，經過以上大致還原，亦可見出，集句詩若出現如此多的文獻問題，其價值恐怕難免會打一些折扣。

又，《五筆》卷八云：

余甲午重至粵東，嶺南耆舊中，往還最稔，時與為文酒之讌者，惟葉蘭臺太史衍蘭。已記其贈詞於第五卷矣。嘗為余言：“僕《秋夢庵詞》已付梓，惟詩所存無多，不另刻。當附君《五筆》以傳。”故每為余書扇，必錄其詩。《都門雜詩》云：“衣滿緇塵鬢滿霜，輪蹄得得為誰忙。艱難楮葉三年刻，冷淡梅花十月香。貧女無媒羞自獻，才人已老不容狂。黃金合鑄相思淚，半化紅冰半海棠。”“苦說鷓鴣戀一枝，側身萍海嘆希微。蘭情幽艷騷人賦，花樣單寒寡女機。無可奈何牛馬走，不如歸去鰕魚肥。笠簷蓑袂平生夢，猶有鷗盟舊釣磯。”“退食從容跨紫騮，金鰲烟柳鏡中收。天魔夜舞全無地，帝子晨裝尚有樓。瓊島暮霞仙塔迥，珠江明月畫船秋。故園夢繞花深處，萬戶千門已倦游。”“秋暮阿連一紙書，問余何事不歸與。為言風雪長安慣，翻使烟蘿舊約虛。繡隴但能同買犢，金門誰肯久懸魚。羅敷告訴梅花說，終遣仙茆卜隱居。”蓋太史由丙辰庶常散館，分戶部，值樞垣最久。嗣即假歸不出，主講越華書院。四詩作於都門，其知幾勇退，情見乎詞如此。

葉衍蘭所作詩，生前並無定本，去世三十年後，其孫恭綽“就當時手寫及掇拾編入者”（葉恭綽《海雲閣詩鈔跋》）輯為《海雲閣詩鈔》。其中，《都門即事雜詩》凡八首，此條所錄前三首分別為其中第二、三、六首。第四首在《海雲閣詩鈔》中是題為《秋暮》的另外一首詩。此處誤錄，或者是因為詩題與首句連書而致誤。因此，“秋暮”二字相異於原作首句中的首二字“傳到”，自然也就並不具備一般意義